

私

家

秘

藏

小说百部



1242.51
85

私家秘藏

小说百部

主编 金成浦 启明

第八十五卷

远方出版社
内蒙古大学出版社



明·烟水散人 编

目 录



第 一 回	梅花楼酒钱赠侠客	(5)	合 浦 珠
第 二 回	秋烟婢两度醉春风	(13)	
第 三 回	访青楼暂缔鸳鸯	(20)	
第 四 回	陷罗网同窗急难	(30)	
第 五 回	蠢头颅枉寻风月	(39)	
第 六 回	有心人巧窃花枝	(50)	
第 七 回	传情锦字为怜才	(58)	
第 八 回	触怒权奸因却婿	(68)	
第 九 回	投兰若侠客除凶	(75)	
第 十 回	咏雪诗当垆一笑	(82)	
第十一回	因赛神计劫兰闺秀	(91)	
第十二回	为深情魂遗金凤钗	(101)	
第十三回	金山寺冤魂现身	(110)	
第十四回	明月珠东床中选	(119)	
第十五回	小罗浮旧约重谐	(130)	
第十六回	春明门挂冠归隐	(141)	



合

清

珠

第一回 梅花楼酒钱赠侠客

词曰：

韶光迟速，休名利关心，尘途碌碌。门外莺啼，正值春江拖绿。襟怀潇洒须去俗，缔心友交芝兰同馥。草堂清昼，弹琴话古，讽梅哦竹。

凭世上雨云翻覆，惟男儿倜傥，别开眉目。莫笑寒酸，自有文章盈腹。翠帏遥想人如玉，待他年睨伊金屋。昼哦窗下，麝诗花底，风流方足。

——右调《疏帘淡月》

又诗曰：

才子自应述美媛，
不须仙洞觅胡麻。
请君试看明珠报，
莫谓今无古押衙。

说话人生七尺躯，虽不可儿女情长，英雄志短，然晋人有云：情之所钟，正在我辈。故才子必须佳人为匹。假使有了雕龙绣虎之才，乃琴瑟乖和，不能觅一如花似玉、知音咏絮之妇，则才子之情不见，而才子之名亦虚。是以相如三弄求凰之曲，元稹待月西厢之下。千古以来，但闻其风流蕴藉，啧啧人口，未尝以其情深儿女，置而不谈。于今不及远拾异闻，姑以耳目所及，演述成编，以为风月场中谈资一助。

这段佳话，在明朝天启中。有一钱生者，讳兰字九畹，排行十一。原籍金陵人氏，其父中丞公，历宦浙西。因见姑苏风物清



妍，山水秀丽，遂买宅于胥门内大街。兰生五岁，中丞公即已弃世。其母魏夫人，有治家材，且严于规训。兰亦天性颖敏，至十岁便能属文，通《离骚》，兼秦汉诸史。及年十七，即以案首入泮。虽先达名流，见其诗文，莫不啧啧赞赏，翕然推伏。兰亦自负，谓一第易于指掌。其居金陵祖宅讳叫一鹤者，兰之嫡堂叔也。以恩荫现任山东郡守。兰门第既高，又声名藉甚。况生得眉秀神清，皎如玉树。虽卫玠、潘安，无以逾也。因此英郡缙绅巨族，咸欲得兰为婿。央媒议姻的，门无虚日。

魏夫人因以年齿渐长，择其门楣相对者，将欲许允。兰以功名未就，力为阻止。曾读《娇红传》，废卷而叹道：“不遇佳人，何名才子？我若不得一个敏慧闺秀、才色双全的，誓愿终身不娶。”家有数婢，曰红叶，曰秋烟，曰桂子，曰绣琴，皆十六、七岁的佳丽人也。然兰无一当意者。群婢中惟秋烟尤觉艳丽，狡慧机警，能猜人意中事，兰稍注念，往往因事杂人稠，亦未及向海棠枝上试腥红。所与交游，皆当世名流韵士。其同窗社友，最为相知莫逆，惟有崔子文、李若虚两个。每日会文，功课之暇，必与二人寻芳拾草，以饮酒赋诗为乐。

一日，值二月中旬，苏人游虎丘者，挈杯携壶，纷纷接踵。又闻梅花楼酒肆甚佳，钱生游兴勃然，遂致柬邀订崔、李。至期，二子以事阻不果。钱生怅然道：“俗哉二君，何乃此尘务相绊，误我游兴。”有一书童，唤做紫萧，在旁相劝道：“既崔、李二相公有事不来，趁此风日清美，相公何不自去随喜。这叫做乘兴而往，兴尽则返，何必见责。”钱生点首微笑道：“不意汝亦能解说佳话。”遂携枕头钱，令紫萧随往。

到了虎丘，果见画船鳞次，罗绮如云。乃觅幽胜之处，徘徊片晌，始诣梅花楼沽酒独酌。只是楼中饮侣满座，皆酒后喧语，俗气逼粉，钱生不胜厌闷。持杯而起，倚窗遥望，见淡烟芳草之中，乃真娘墓也。因朗吟白香山之诗云：



真娘墓，虎丘道。不识真娘镜中面，唯见真娘墓头草。
霜摧桃李风折莲，真娘死时犹少年。脂肤蕙手不牢固，世间
尤物难留连。难留连，易销歇。塞北花，江南云。

吟咏至再，兴犹未已。乃问店家索取笔砚，向那粉壁之上，
题着七言古体一篇。

诗曰：

春风处处黄鸟啼，
桃花李花争芳菲。
花荫笑语人不见，
花外香尘暗拂衣。
虎丘山寺钟声晓，
虎丘山路生芳草。
香车宝马往来多，
水色山光领略少。
我来邀胜破春愁，
拂衣独酌梅花楼。
楼中寂寂添幽绪，
遥见真娘墓边树。
翠钿罗衫化作尘，
墓门留待诗人句。
镜里娇容想昔时，
只今烟袅绿杨枝。
可怜不是巫山雨，
恼乱襄王起艳思。

钱生题迄，自吟自笑，连饮数杯。俄而日已亭午，遂与紫萧
下楼。只见店主面红耳涨，扯住了一个穿白的人，正在那里喧
沸。在旁观看的，纷纷说道：“这也特杀奇哉，真正是个无赖棍
徒，白撞酒食。”或笑或骂，或欲挥拳相向，或劝店家剥取衣服。



观那穿白的人，却又面不改容，昂昂自若。钱生不解其故，向前诘问。店主道：“这人素昧平生，日昨忽到小店沽饮，算银三钱，毫厘不还。说道寓在专诸巷内，待至明日来饮，一并还清。老掘万分不肯，见他又不像个哄骗之徒，只得破格应允。到了今早，果然又来，老拙道他是个信实君子，仍与酒饌，大饮大嚼。谁料身边原无半文。念小店贷本营生，那有酒肉与人白吃之理。不由老汉不怒从心起，为此与他厮闹。”钱生笑道：“事亦甚小，我看此友，不是寻常之辈，所欠若干，少顷与酒钱一齐算还，不消发话。”店主慌忙致谢道：“既承相公应认，老拙再有何言。”

钱生一手携了那人，重上楼来，施礼坐定，从容问道：“老丈眉宇轩轩，决非尘埃中人物，何故欠少酒债，致受小人之侮。”那人答道：“不才遨游湖海，闻说苏杭乃是天下名郡，故不远而来。却因盘桓日久，资斧空乏。近有故人，订在虎丘相晤，故每日到此。无聊之际，沽饮三杯。叵耐店主不能识人，辄尔哓哓。”

又问其居址姓名，那人道：“我浪迹萍踪，何有定处。虽复姓申屠，其实并无名号，江湖上相知者，但呼为申屠丈耳。”钱生见其谈吐如流，肃然起敬道：“适间独饮，殊觉意致索寞，不意邂逅间忽逢老丈，使人佳兴倍添。”于是呼酒对酌。申屠丈仰首一看，忽见壁上题诗，墨迹初干，击节叹赏道：“此必郎君佳作，藻思绮句，不减庾、鲍。”钱生含笑不言。

已而夕阳在山，紫箫促归；申屠丈即放杯起身，拱手作别。钱生牵袂恳留，必欲再饮。申屠丈道：“与君萍水相逢，谬承雅爱。但仆高阳酒徒也，一吸五斗。如尊驾必欲入城，即此告辞。倘有僧舍可以借榻，愿卜其夜。”钱生大笑道：“老丈妙人也，方恨相见之晚。即十□□饮，尚可淹留，何况一夕乎。”申屠丈亦掀髯大笑道：“君虽书生，绝无一些酸腐气，异日青云事业，未可量也。”

钱生便令紫箫算还酒钱，并买佳肴数味，美酒一樽，借一幽



雅禅房，剪灯细酌。申屠丈高谈阔论，娓娓不倦。直至二更，方才就寝。次日早起，住持长老知是钱公子，不敢怠慢，急忙整治晨餐。

二人梳洗方毕，对坐闲话。见一小沙弥走进，口中连说：“怪事，怪事。”钱生呼问其故，沙弥道：“适才打从梅花楼经过，闻说店主有银二十余两，临卧时放在枕头底下，今早起来，分毫不见。只有老夫妇在房，又门户不开，竟不知从何处去了。惊得店主目定口呆，没做理会处，岂不是件怪事。”申屠丈见说，掩口而笑。钱生怪而问之，申屠丈道：“吾恶此老索酒钱甚急，聊戏之耳。”便向沙弥道：“汝去对那店主说，不须烦恼，银子只在床侧。右首小皮箱内。”钱生亦未相信。只见小沙弥去不多时，即便回来说：“银子果在皮箱里面。那店老又惊又喜，还说要来谢罪。”钱生与住持始信是实。暗暗惊异。

须臾饭毕，谢了众僧，便与申屠丈作别回家。申屠丈亦不致谢，但云敝寓在专诸巷，左首第三宅内，明日午前，望君独枉玉趾，再获一谈。”钱生唯唯而别。及抵家，值崔子文亦至。即告以游虎丘得遇申屠丈，及店家失银一事。子文道：“此乃方士弄术耳，何足为异。”钱生不以为然。

次日，如期过访。申屠丈早已倚门相候。延入客座，但闻异香芬郁，沁入襟怀。其罗列器玩，无不珍奇。初不似客游窘乏者。未几进茶，其茶叶碧绿细嫩，香若兰花。叙话多时，复邀入内室。只见陈设肴饮，皆是珍美味。青衣以琥珀杯斟酒，酒色殷红，与杯相映。钱生虽是宦家，其筵席之盛，亦未能及此。

酒过数巡，申屠丈道：“宾主对酌，无以为欢，幸有女乐，令歌以侑酒。”言未毕，只见屏后轻移莲步，走出两个美人来，俱年十七八岁。一衣红绡，一衣紫绡，去鬓翠蛾，轻盈窈窕，真国色也。红绡妓以金莲杯斟酒，奉与钱生，扬袂而歌曰：

春风绕象床，春心满洞房。凭谁寄语薄情郎。花既谢兮



春昼长，早归来兮勿徜徉。

红绡妓歌竟，紫绡妓以碧玉斟酒相劝。手按象板低低歌道：

懒换春衫昼掩扉，
看花几度泪沾衣。
别时罗帕空留篋，
只看雕梁双燕飞。

歌毕，申屠丈道：“音虽下里，不及阳阿薤露之曲。然郎君工于染翰，愧无珠玉，以宠斯伎。”钱生不能推却，乃口占一绝云：

仙洞双姝云剪衣，
能歌玉树使人迷。
娇音若在花边落，
应遣流莺不敢啼。

申屠丈连声赞赏道：“佳作佳作，所愧二女子歌匪金缕，有辱郎君口吐夜珠。”乃令二妓复以巨觥送酒。钱生以妓女立近身边，羞涩不能即饮。红绡妓乃高捧金卮，向着钱生嘴唇一灌而尽。

申屠丈亦搏髀高歌曰：

朝出去兮访丹丘，
暮归来兮月满楼。
烟波浩浩兮山万里，
家四海兮任遨游。

申屠丈歌毕，又问钱生道：“清歌寂寥，不足以为娱。欲作舞剑之戏，郎君愿观之乎？”钱生道：“愿乞一观。”只见申屠丈取出宝剑一口，掷在空中，其剑自能回旋飞舞。倏又化作二剑，一舞于左，一舞于右。舞不多时，二剑又相凑而舞，作斗格之势。须臾，又变作六七剑，剑剑自舞。而有时往来间杂，无限错综转折之妙。但觉寒光闪闪，悲悲凄凄。既而舞毕，仍是一剑在



空。紫绡妓徐徐以手接之。

于时，日转西轩，暮霞零乱。钱生以不胜杯酌，坚欲告辞。申屠丈道：“归路甚远，亦不敢强留。只是区区天下有心人也，他日郎君或有缓急，不妨谋诸我。”钱生道：“仰辱厚谊，敢不服膺。只是老丈留在敝郡，可以不时奉候。万一行旌别指，则山川间之，何以图晤？”申屠丈道：“我明日便一帆遥指武陵，将渡钱塘，或走山阴、会稽，或探龙湫、雁荡，果是行踪未定。但郎君怀一欲见之意，自有会期。”钱生遂即起身谢别。申屠丈送至中庭，复问道：“郎君年将弱冠，未审雀屏曾中否？”钱生摇首道：“尚未受室。”申屠丈道：“以子才貌双全，簪纓华裔，岂患无佳配哉。然而姻缘前数，只在赤绳一系，吾闻玄妙观新来一梅山老人，能以神相知人过去未来之事，吾子何不竭诚投谒，以卜前程。则姻事功名，一言可以了了。”钱生连声应诺。直至门首，各道珍重而别。抵胥门，已昏暮矣。

钱生少处书帙，未尝亲近美色。那一日，一见歌妓，不觉神魂飘荡，几不自持。明日会着崔子文、李若虚，告以所见，遂偕往访之，则已门房扃锁。询于邻居，皆云彼原僦居一月，今早已迁移他去矣。三子遂怅然而返。逾数日，生复邀崔、李同往玄妙观，谒见梅山老人。那老人苍姿白发，骨格清奇，巍然四皓之侶。钱生备陈求相之意，老人即便先看崔、李，口中啧啧道：“二足下神清相旺，甲科无疑。但目下文战未利，一交眼运，必然高捷。”以后相到钱生，老人吃惊道：“这位钱兄，自然也是甲科了。只是目下就有一场灾险，老夫意欲直陈，未知可否？”钱生道：“君子问灾不问福，但请老丈直言，切勿隐讳。”那老人不慌不忙，说出几句话来。

管教：

未来休咎姻缘事，
只在神奇一相中。

毕竟老人说出什么话来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波澜曲折，文亦有空中舞剑之妙。毕竟是慧心人方具慧眼。若崔子文，便与店主何异。





合

浦

珠

第二回 秋烟婢两度醉春风

诗曰：

别有柔枝惹断肠，
春风暗里惜垂杨。
花荫略做鸳鸯偶，
裙底深闻酱醋香。
蹑足轻轻投绣带，
残更悄悄赴西厢。
心惊只为愁狮吼，
几度叮咛莫显扬。

这一首诗，单道那偷婢的妙趣。常言道，妻不如妾，妾不如婢。这是为何？盖因人家有了美貌的侍儿，其妻妒悍的，则不敢偷。不妒的，亦不必偷。唯是妒不深而醋意亦复不浅，于是灶前廊下，潜窃口脂之香，捧水传茶，轻摸酥润之乳。欲近而不敢近，欲抛而不能抛，暗丢眼色，巧觅私期。较之长夜同眠，无人拘束的，更有情味。况且人家美婢，原不可少。假如有了一个美妻，又有几个美婢跟随，转助其美。就如牡丹有了娇花，必须绿叶。所以郑康成家有掌笏奏的青衣。白乐天有樱桃樊素口，杨柳小蛮腰之咏。闲话休提。

且说梅山老人先相了崔子文、李若虚，然后相至钱生，却说道有些灾难。钱生再四恳求直言，老人道：“细看尊相，必然是少年登第。但气色昏滞，主有非罪之灾，幽闭囹圄。虽不久就释，要满七七之期。此后更有客途一厄，虽不致损害，也有一场



天大的虚惊。自此稳步云梯，渐入佳境。然看足下今日来意，不特问那功名，兼且为着内助。据观尊相，应有三位贤美夫人。初求甚难，后亦甚易。尚当宽缓岁月，直待高中之后，方得完姻。吾有八句俚言，子须牢记，他日自有应验。遂取小笺，提笔写道：

青年科第，文章率然。

彼有淑女，遇珠则圆。

雨花庵里，桃叶渡边。

若逢四九，返尔林泉。

写毕，付与钱生，连囑保重。钱生便令从者，呈上谢仪。老人坚却不受道：“且俟三君挂绿之后，然后领赏。”

三人致谢离观，于路中，钱生问道：“二兄以梅山风鉴若何？”若虚道：“此亦相士套语耳，何足凭信。”子文道：“九畹兄恂恂若处子，每日不离书馆，安得有危厄之事。即此一言，足征其谬诞矣。”钱生道：“只怕人事不常，难以预定。”

正说间，忽遇着同社陆希云，问其何往？希云道：“敝斋前海棠盛开，今日特屈二兄，暂辍牙签诗以赏之。顷造九畹兄潭府，遇尊价紫箫说，与崔、李二相公同到玄妙观去了。小弟因即步来相候。”崔子文道：“赏花赋诗，正吾党胜事。但有费主人物料奈何？”钱生道：“明日便是小弟治觞。”希云道：“然则明后日又轮到崔、李二兄了。”说罢，四人皆大笑，随即同诣陆子斋头，看那海棠花。果然夭艳无比。子文道：“一睹此花，宛若西子在前，太真复出。”钱生笑道：“不意范大夫载去之后，李三郎杨浴之余，复受仁兄清盼。”希云道：“海棠虽好，尤赖三君名士赏鉴。”若虚道：“有此名花，就该有贤主人了。”

调笑未毕，酒肴已备，即设席于花下，四人传杯换盏，极尽欢噱。希云道：“清饮不足以展怀，乞崔兄行一口令。”子文道：“我要海棠诗一句，中有一个花字。”即举杯饮尽，念诗一句云：



“只恐夜深花睡去。”若虚道：“要罚三大杯。”子文不服道：“弟乃令官，岂有受罚之理。”若虚道：“遇知己，赏名花，可无佳令，乃效村学究所常道者，岂不该罚？”崔子文大笑，乃把杯连饮三爵，既而分韵赋诗。

酒至半酣，希云道：“青楼中，近有一仙人谪下，三兄亦曾相闻吗？”三子道：“不知也，乞兄为弟辈言之，其色艺何如？”希云道：“那个妓女，年方破瓜，其容色姣媚，固已远出寻常。加以诗画棋琴，无不妙绝。虽门前之流水接轸，而矜色自高，罕有得其回眸一笑。我辈虽是酸措大，岂有名花在前，不为品题，以作片时之乐。”若虚道：“兄言及此，使弟情兴勃勃，便当订期一访。但不可与九畹偕行。”钱生道：“岂以弟非韵士，故独见却之深耶？”若虚道：“弟辈须髯如戟，若与玉山相并，不无形秽。弟恐洞中仙子，独垂盼于钱郎耳。”子文道：“少年老成，莫如九畹。弟在十四五岁，即已情欲难遏。”希云道：“钱兄家故多姬侍，安知无妖娆儿偷近郎侧。想那花荫月底，牡丹芽已拨动久矣。”钱生举杯道：“今后有不谈席间事而涉于他事者，罚以巨觥。”时已日暮，移席斋中，后猜枚掷色，酩酊而散，将已更余矣。

老夫人因冒风寒，早已睡熟。候生归者，在外惟有老仆钱贞，书童紫萧，在内惟秋烟诸婢。钱生进入卧房，未及呼茶，秋烟即以橄榄汤双手递至。盖群婢中惟秋烟善察人意，姿态尤媚。若绣琴，则如牡丹初放，非不妖艳，而肉质颇肥。若桂子，宛如秋水泠泠，素梅近雪而清瘦可怜。至于红叶，亦复身材婀娜，秀发修眉，所少者惟躯肤不白。其余，若樱桃、彩霞，则色之最下，不堪入目矣。

是夜，生已半酣，因在席上被崔李二君百般谐谑，引得春心难遏。及归卧室，值秋烟捧进茶来。见其双脸赭霞，手腕如玉，转觉欲火如焚，不能按纳。乃令群婢皆寝，独谓秋烟道：“我今